愛情劇毒

冬泉

周圍不止一個朋友傾訴，說是家庭不幸遇到危機，夫妻面臨分手。說及來龍去脈竟然都十分相似：丈夫倚仗電腦、互聯網及手機方面的知識優勢，窺探妻子的感情隱私，得知女方曾移情別戀的全部或部分眞相。妻子回顧全過程大多追悔莫及，因爲她們完全「不設防」，甚至把自己電郵信箱及手機密碼都告訴了丈夫，當然也是被對方是用其他理由、全然若無其事的口脂套出來的。戀愛中的女人都盲目，她們哪裡想到自己的「大男人」不僅多一個心眼，甚至睡夢中都睜着一隻眼。他們殘酷地利用妻子的單純，把她們的絕對隱私瞧了個裡外通透，然後再宣布結果，且不忘洋洋得意炫耀：因爲你傻，所以我才得知究竟。

回看現實，夫婦白頭偕老比比皆是，但穿越大起大落的醋海風波、最終仍不翻船的家庭又有多少？哪對配偶可坦然宣稱，彼此感情從頭至尾無陰影？而更多的是，有過婚外暗戀，有過偶然出軌，有過執迷不悟……但婚姻終仍得以保全。

人格底線不可觸碰。所以，偷窺女人絕對隱私的男人不值得再愛，而出軌女方也不必愧疚。若要追究，女方有過失，而男方有的卻是罪惡；若要評判，女方只是意亂情迷，而男方卻是卑鄙下流；若要形容，女方是仍可重飛藍天的白鴿，而男方永遠是只配吃腐肉的鬣狗。在道德天平秤上，女性只要不是藉玩弄感情、謀取物質利益，即便多婚多戀，社會也難以苛求；而男性以卑鄙手法入侵女方隱私領域、踐踏女性尊嚴，大凡正派人都無法認同。因爲偷情（更多僅只是精神戀愛）仍屬常規戰，而偷窺則是超限戰；一個是漸生二心，一個頓生殺意，兩者不可同日而語。

爲何「只要肯原諒，我將更愛你」的溫馨表示，仍能令一些離異男女破鏡重圓，而踐踏隱私的偷窺者卻再也得不到原諒？這是因爲卑劣是三步封喉的愛情劇毒，沒有也不可能有解藥。

他不再說《童話》了

許定銘

近七十年前，年輕的「七月派」詩人綠原（一九二二至二〇〇九）在《驚蟄》中唱道：

今天／我旅行到這潮濕的草原上來了／我要歌唱……／但我也要回去的／等我唱完了我底歌／等我將歌聲射動雷響／等我將雷聲滾破了／人類底喧嘩的夢……

終於，綠原在二〇〇九年九月末稍，把他的歌唱完，不再說童話，悄悄地躺在北京軍區總醫院的病牀上，回去了！

我時常覺得，讀「七月派」，文學評論要讀胡風，小說數路翎，新詩當取綠原。綠原是從《七月》和《希望》成長的詩人，他以「童話」入詩，簡短、淺白而洋溢着年輕人夢幻和憧憬的詩篇，寄託了他對人生的追求，對善良的企盼，深深地影響了那一代的年輕人，台灣詩人楊喚及北京的邵燕祥，也深受薰陶，寫過一些接近綠原詩風的作品。

綠原在建國前出過《童話》（桂林南天出版社，一九四二）和《又是一個起點》（青林詩社，一九四八）兩本詩集，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《童話》，則是一九四七年的上海版，收《憎恨》、《憂鬱》、《鄉愁》、《小時候》、《神話的夜呵》、《弟弟呵，弟弟呵》……等二十首，這本處女詩集裡埋着「童話詩人」青春的夢、無盡的鄉愁，和不平的呼喊！

破例進了大公報

張寶林

高集唸到四年級下學期，寫完了畢業論文，憧憬着畢業後找個合適的工作。誰知恰在此時，假證件的事被發現，他被開除了。那是一九四〇年的六月。

學校民先和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問他，準備去哪裡。當時進步學生有幾個地方可選擇，一是去延安；一是去傳作義的部隊，傳作義是有名的抗日將領，在青年中很有威信；還有就是去新疆。那時，盛世才在新疆大搞改革，請了不少共產黨人擔任重要職務，對青年也有一定的吸引力。

高集卻想去重慶生活書店當編輯。爲什麼呢？因爲鄒韜奮領導的生活書店，在年輕人心目中是個很神聖的地方。高集有個高年級的同學畢業後去了生活書店，他來過信。和自己崇拜的偶像在一起，多麼令人羨慕！何況那裡還有很多其他著名的文化人。高集從父母那裡得知，姑父張季鸞是新聞出版界泰斗級的人物，他和沈鈞儒關係極好，姑父年輕時曾得到沈鈞儒叔父的青睞，他去日本留學就是沈先生親點的。如果姑父給沈先生寫封介紹信，到生活書店豈不是易如反掌？

那時，大公報已有重慶版，姑父也在重慶。高集馬上給姑父寫了封信，說要到重慶來找工作，但姑父沒有回信。高集乾脆從西安出發，輾轉到了重慶，盤纏花得只剩下一塊錢。

到了重慶，他找到位於中山一路的大公報營業部，人家說張先生在南岸康心如家養病，不在報館。高集說：「我是他的親戚，沒錢了，非找他不可。」他要了康家的地址，過江找到了姑父。

那一年，張季鸞五十三歲。由於身患肺病，身體很虛弱。張季鸞問了問高集的近況，說信收到了，問他有什麼打算。高集說：「我想上生活書店，您給沈鈞儒沈老寫個介紹信吧。」姑父未置可否。高集告辭時說：「我一個錢也沒有了。」姑父就給了五塊錢，叫他暫時住在大公報的宿舍。

過了三天，一個在中央周刊工作的姓顧的來找高集，一問，還是同鄉，高集很奇怪：他來找我幹什麼呢？顧說：「張先生給我們老闆寫了封信，說你要到我們那裡去工作。」高集這才知道姑父想讓他去國民黨的中央周刊。中央周刊的老闆叫陶百川，在那裡當編輯收入很高，一個月一百二十塊錢，比在生活書店高六倍。後來，高集知道這位姓顧的，也是姑父介紹去中央周刊的。姑父這個人很重鄉誼，他的八行書遍天下，當然沒有哪個地方不買帳。

高集在學校是個進步學生，對國民黨沒有好感，畢業後，沒有到政府部門的打算，也不想去官方雜誌。他有些爲難：違心地去，恐怕幹不了幾天，就得離開；可不去吧，又駁了姑父的面子。

過了幾天，高集又去康心如家。一進門，王芸生也在。這幾天，高集已經知道，由於姑父的病已經很重，他早已不做夜班，也很少執筆寫文章了，重慶版的編務已由王芸生主持。

姑父把高集介紹給王芸生。高集跟王芸生打完招呼，告訴姑父：「陶先生派人來了，要我去那裡工作。我不想去官方雜誌，如果不能去生活書店，我就到大公報吧。」姑父盯着高集看了一會兒，還是不表態。高集就告退，回宿舍等消息。

那一段時間，高集閒着沒事，就去逛書店，手上的五塊錢差不多都買書了。又過了幾天，張季鸞的一個搞發行的侄孫找到高集，說：「王先生讓我通知你來上班，你去找一下徐盈先生吧。」

徐盈是大公報的採訪主任，這麼說，就是同意他當記者了。

高集就這樣進了大公報。

張季鸞的八行書遍天下，介紹了許多親戚朋友進政府機構、金融機構，也介紹過親戚到大公報做發行之類的事，但從未允諾一個親戚進報社當記者。高集是一個例外。

（《高集與張季鸞》之五）

南腔北調記趣

王兆貴

中國幅員遼闊，各地水土不同，氣候不同，方言習俗等也大不相同。且不說五十六個民族各有各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基因，就以南方、北方這種概略的地域分劃來說，語言表達以及由此相關的情感表達也存在着很大的差異。

剛到南方時，南京話勉強可以聽懂，但再往南走，進入常州、無錫、蘇州、上海、杭州等這些典型的江南城市，耳朵就成了擺設，除非人家知道你是北方人，有意把吐詞改成生硬的普通話來回應，否則你只能乾瞪眼。南方同事告訴我，聽不懂方言不要緊，切不可不懂裝懂，並給我講了一個發生在過去的笑話。有位北方人到上海，走進一家飯館。就餐前，跑堂的問他要不要「卡卡米」？客人以爲「卡卡米」是一種米飯，就點頭答應了。跑堂的轉身拿了一塊溫熱的洗毛巾，恭敬地遞了上來。客人心裡想，這上海人服務眞周到。客人擦罷臉，等了半天不見飯菜端來，就倣照跑堂的腔調喊了一聲「卡卡米」。這讓跑堂的大惑不解，心想，這位客官眞少見，一把臉還要擦兩次，於是又遞上一塊毛巾。在滬方言中，「擦擦臉」稱「揩揩面」，發音近似於「卡卡米」。由於方言上的差異，才鬧出這樣的誤會。

江南話又叫江浙話，習慣上稱爲吳語，是我國七大方言之一。以太湖爲中心、蘇州等地爲代表的吳方言，發音基本上不用丹田和胸腔，甚至都不用深喉，主要是靠唇、齒、舌在前喉間摩擦吐納便可完成，因而聽起來細聲細氣，綿軟溫和，與北方話的高聲大氣形成鮮明對照。江南婦女聚在一起拉家常，聽起來彷彿是間關鶯啼，呢喃燕語。北方人雖然不懂，感覺上也有些婆婆媽媽的膩味，但耳朵眼兒還是受用的。

方言差異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在很大程度上與地理環境有關。有位同事從大草原調回省城工作，平素說話或者會上發言，聲調高、音量大，讓人感覺很不習慣。私下裡他解釋說，塞外地廣人稀，遼闊空曠，說話聲音小了，對方聽不清，久而久之就養成了用嗓門說話的習慣。可見，人們說話的音量是隨着空間變化而變化的，尋常巷陌裡的私語與荒原大漠中的傳話，聲氣是不一樣的。反映在說唱藝術上，也因環境不同而不同。南方小調的背景是水鄉田疇，哼起來婉轉而又溫潤；北方民歌的背景是荒山野嶺，吼起來奔放而又蒼涼。南方的戲曲，大多是在封閉的室內演出，主要靠輕巧的絲弦、竹笛伴奏，稱爲「江南絲竹」；北方的戲曲，大多是在空曠的戶外演出，伴奏樂器離不開嘹亮而又深沉的嗩吶，所以「高腔」與「梆子」居多。聽過崑曲再聽秦腔，那感覺彷彿是東南風過後颳起了西北風，瞬間的急轉彎讓人一下子回不過神來。

南北語言的差異，不僅體現在聲氣上，也體現在用詞上。比方說，山東、河南等地把煮麵條產生的湯液叫作「麵湯」，而到了上海、蘇州等地，「麵湯」卻成了洗臉水。大多數地區把淚滴稱作「淚珠兒」，唱的是「點點珠淚濕衣衫」；到了大西北就變成了「淚蛋蛋」，唱的是「淚蛋蛋拋在沙蒿蒿林」。形狀雖然都是圓的，但個頭卻大了許多，給人的感覺也是不一樣的，一個是楚楚可憐，一個是憨厚可愛。像「淚蛋蛋」這樣的民俗用語，只適合在鄉間小調中傳唱，或者說是信天游中獨有的，放進文雅的曲詞裡就不合適了。假如把《紅樓夢》中那句「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」，換成「想眼中能有多少淚蛋蛋」，聽起來就會非常滑稽。

方言的用詞和聲氣不同，表達出來的情調也不同。通常的說法是南方人委婉細膩，北方人粗獷豪放。但具體品味起來，這樣的說法也不盡然。我們知道，幼兒牙牙學語，用重疊字發音的現象比較普遍，如「過家家」、「吃果果」。成人說話如果也用疊音詞，恐怕會被恥笑爲奶聲奶氣，讓人感到肉麻。其實不然，在大西北特別是那些居住在黃土高坡的人，方言中疊音詞的使用非常普遍，不僅在人名中使用疊音字，就連語法修辭學認爲不可以重疊組詞的字，也可以重疊。見面說成「見個面面」，啦話說成「啦個話話」，三盞燈說成「三盞盞燈」。

在信天游歌詞中，採用疊音的頻率就更高了。譬如，《蘭花花》、《想親親》、《山丹丹開花紅艷艷》，連歌名都是疊音詞。在西北方言中，口吐疊音詞既不矯情，也不做作，而且會給人以非常親暱的感覺。就拿《想親親》這首民歌來說，採用疊音詞演唱，一唱三歎，迴腸九曲，使得男女戀情的表達因原始而純樸，因大膽而熱辣，聽起來情眞意切、刻骨銘心。「想親親想得我手腕腕軟，拿起個筷子我端不起個碗。想親親想得我心花花亂，煮餃子下了一鍋山藥蛋……燈鍋鍋點燈半個炕炕明，酒盅盅挖米不嫌哥哥你窮……茅庵庵房房土的炕炕，攪搭了個皮襖合蓋上，雪花花落地化成了水，至死也把哥哥你隨，咱二人相好一對對，切草刀鍘頭不後悔。」歌中唱的都是掏心窩子話，其聲也純，其情也眞，其言也善，足以勾起你溫熱土地般的沉睡情感。這說明，北方人情感的表達也是細膩的，只不過這種細膩是原生態的細膩，散發着泥土的芬芳，漫溢着野性的纏綿。表達方式也不像南方人那麼委婉，而是更加率眞，在大俗的直白中吐露出來的是清澈而又細微的心曲。

水世界　（攝於九寨溝）　李　波

李銀河的「後村」不是費孝通的「江村」

姜伯靜

十二月五日，內地社會學家李銀河推出新作《後村的女人們》。

《後村的女人們》被內地媒體報道爲「是一份關於中國當代農村家庭權力關係的調查報告」，通過實地調查反映了「當代中國的男女不平等到底有多嚴重」。對李銀河的這些「研究結論」，許多網友並不買賬，「僅憑調查一個村就得出現代農村現實生活狀況，這也未免太胡說八道了吧」的質疑此起彼伏。

客觀的講，《後村的女人們》能有多大的代表意義呢？對於這部作品，即便是李銀河本人在接受《青年周末》的採訪時也不得不承認：「不能說這個村子就具有代表意義，首先它肯定代表不了南方」，「北方也代表不了」（十二月四日青年周末）。李銀河的「後村」不能代表整個中國農村，甚至連幾十個北方村莊都無法代表，她的作品僅僅表現了幾個特例而已。在我看來，《後村的女人們》僅僅代表了一個「後村」。

儘管如此，李銀河還是認爲自己的「狹隘」是有理由的，在接受《青年周末》採訪時她爲自己辯解：「費孝通當年做的《江村經濟》是一部經典著作，江村這個村子能代表全國嗎？它也不能代表全國。像這種點的調查，是不能跟統計調查相提並論的，它不能做推論」。很顯然，李銀河是想把自己的「後村」與費孝通的「江村」擺在同一高度的，可是，「後村」與「江村」眞的能相提並論嗎？怕是很難！李銀河的「後村」不是費孝通的「江村」。

李銀河認爲《江村經濟》「也不能代表全國」的辯解是有失偏頗的，因爲「江村」不是一個偶然和個案。「江村」是江南水鄉一個很普通的村子，而人類文明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是一直和「河流」緊密相連的，當時江南水鄉的經濟模式很能代表上世紀前期舊中國經濟的狀況，某些元素甚至一直延續到現在。可以這樣說，費孝通的「江村」具有極強的本土示範性意義。《後村的女人們》中的「後村」呢？這是一個即便在中國北方也極其罕見的村落，李銀河的所謂「比較普通」是非常的「言過其實」了。如果說費孝通的「江村」代表了一種「普遍的」、「發展着」的經濟現象的話，那李銀河的「後村」僅僅描述了一個「停滯」的、即將在現代社會消亡的人文特例。所以，用《江村經濟》來爲《後村的女人》做陪襯是相當荒謬的。

英文名爲 Peasant Life in China——《中國農民的生活》的《江村經濟》於一九三九年在英國出版，之後的幾十年裡多次再版重印，費孝通的導師英國傑出人類學者布・馬林諾斯基推薦出版並親自作序，布・馬林諾斯基在序言中說：「我敢以預言費孝通博士的《中國農民的生活》一書將被認爲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。」幾十年的人類發展史證明，費孝通的《江村經濟》在今天對中國的發展依然有着很多借鑒意義。但李銀河的《後村的女人們》呢？也許用不了幾年，後村的現象就會消失的一乾二淨。

李銀河的「後村」不是費孝通的「江村」，因爲他們根本就不屬於一個範疇。李銀河的「後村」充其量是對愚昧和落後的一種「紀念」，卻永遠成不了「示範」和「里程碑」。

九寨溝的水

曉言

如果說，原始森林揭開了九寨溝的序幕，那麼，星羅棋布的海子則是九寨溝最美麗的樂章，而五花海便是其中的華彩段落。

五花海的上方有一塊流光溢彩的珍珠灘，好像無數珠璣在閃光：入水口是一條奇妙絕倫的孔雀河，宛如孔雀彩翎在抖動。單是這兩處景點的陪襯，足以使五花海超凡脫俗，風情獨具。五花海的色彩隨季節而變化：春天的湖水是黛色的；夏天是綠色的；冬天是銀色的。到了秋天，便是五彩繽紛的世界，漫山絢麗的樹林倒映在水中，幻化成斑斕多姿的圖像，偶爾掠過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的楓樹，顯得格外醒目。

驀然間，我發現一株巨大的枯樹橫臥在海子中，變成了一具水底雕塑，露在水上的部分卻長出綠枝，開出花朵，一派勃勃生機。這種奇特現象，濃縮着歲月的滄桑，意味着生命的輪迴，蘊含着多少大自然未解之謎呵！在充滿奧秘的大自然面前，個人顯得何等渺小，無能爲力……

五花海雖美，並不是九寨之「最」，要論最大最深，非長海莫屬；要論最小最奇，五彩池當之無愧。面對深沉淡雅的長海，你情不自禁想吟詩；叩訪玲瓏剔透的五彩池，則忍不住要流淚！那片湛藍，那份亮澤，眞是讓人心疼，惹人憐愛。

過去聽人說：「九寨歸來不看水」，還有點不相信，以爲是誇大渲染，而今，始覺此言千眞萬確。中華大地上，著名的湖泊很多：神秘的納木湖、遙遠的博斯騰湖、廣袤的青海湖、嬌小的鏡泊湖……但這些湖少了些山韻樹趣，未免顯得孤獨。世界上，知名的河流也很多：藍色的多瑙河、綠色的萊茵河、高貴的塞納河、悠久的台伯河、最長的亞馬遜河等等，但這些河流已受到程度不同的污染，變得渾濁不清。只有九寨溝的水冰清玉潔，一塵不染，透明度可達十二米之深。據專家測定，九寨溝的水全部達到世界優質水的標準，在地球上的淨水越來越少的今天，堪稱奇跡。

壯哉，陳湯

陳魯民

陳湯，字子公，山陽瑕丘（今山東兗州北）人，西漢大將，他有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言：「犯強漢者，雖遠必誅。」大義凜然，迴腸蕩氣，被認爲是史上軍人最強悍、最自豪、最長我志氣的不朽名言。

陳湯爲人「沉勇有大慮，多策謀，喜奇功。」（《漢書傳常鄭甘陳段傳》）一次，他被任爲西域都護府副校尉，與校尉甘延壽奉命出使西域。陳湯對甘延壽說：「郅支單于剽悍殘暴，野心勃勃，是西域的禍患，如果我們突襲郅支，定能建立不世功勳！」甘延壽認爲他的分析很有道理，便說要奏請朝廷同意後行動。陳湯說：「這是一項大膽計劃，那些朝廷公卿都是些凡庸之輩，一經他們討論，必然認爲不可行。」陳湯等了一天又一天，焦急之中便果斷地採取了假傳聖旨的措施，調集漢朝屯田之兵及車師國的兵員。

甘延壽聽到這一消息想制止時，陳湯憤怒地手握劍柄，呵叱延壽：「大軍已經彙集而來，你小子還想阻擋大軍嗎？不抓住戰機出擊，還算什麼將領？」甘延壽只好依從他，帶領起各路、各族軍兵四萬多人，規定了統一的號令，編組了分支隊伍序列，大張旗鼓向北進發。

甘延壽與陳湯將大軍分爲六路，三路走南道，過葱嶺（喀喇崑崙山脈西部）經大宛；另三路走北道，入赤谷，過烏孫與康居境，陳湯沿路捕獲康居副王的親屬及一些貴族，經過解釋，他們願做嚮導，並將郅支的情況作了詳細介紹。只見城頭上彩旗飄展，數百名披甲兵士登高守備，甘延壽與陳湯觀察之後便令軍士四面包圍其城，以密集弓箭殺傷守城兵士，展開對射。

第二天，陳湯身先士卒，帶領將士四面齊用火攻，又擊鼓助威，冒着煙火突破外圍的木柵，衝進土城，全殲守軍，生擒郅支單于。

大勝之後，甘延壽、陳湯給漢元帝發去那封流傳千古、揚眉吐氣的疏奏：「臣延壽、臣湯將義兵，行天誅，賴陛下神靈，陰陽並應，陷陣克敵，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。宜懸頭槀於蠻夷邸間，以示萬里，明犯強漢者，雖遠必誅！」這次勝利，結束了西漢與匈奴的百年戰爭，爲遇難受辱的漢使報仇雪恨，保證了西域人民的安定生活，大大提高了漢朝在西域各國的威信。

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，決不侵略掠奪別的國家的一寸領土，也絕不允許任何外敵染指我們的大好河山，「朋友來了有好酒，若是那豺狼來了等待它的是獵槍」。陳湯的「犯強漢者，雖遠必誅」，就表明了中華民族不可侮的英雄氣概，表明了我們有同敵人血戰到底的堅定決心，表明了我們有誅滅一切入侵之敵的必勝信心，所以，爲歷代軍人所極力推崇，成爲許多軍人激勵士氣的名言。

「犯強漢者，雖遠必誅。」壯哉，陳湯！